

静福山

□ 华海

静福山伏在那里
你说它回忆或者等待
那是你的感觉
它只用风的嘴唇
和草木的手语说话

你想象它扑动双翼
盘旋或者高飞
那是你潜意识的躁动
你还没有安静下来
自然不会归于静福山

静福山只是一座
蹲伏着的低矮的山岭
山里有许多植物昆虫
我只能说出少数的名字
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的存在

至今我还能成为
其中一员 因为
还忘不掉人类的语言
许多人还没有来过静福山
也就无缘听到那句神喻——

静下来吧
静下来就会有福

赏大旭山瀑布

□ 曾新友

激荡的心态把胆怯抱摔
历险的能耐果敢豪迈

被森林的生机感染过
被山风的温馨温柔过
用大山伟岸的胸怀看世界
一定要深情地去看大海
理念执著
在落差面前才敢大摇大摆

信心坚定
越是惊险越是勇猛张扬个性
从高昂的深山中起源
就能追溯意志的根
向远方奔跑
永远有使不完的劲

行动永远比诺言精彩有形

瑶排初心茶

□ 林萧

喝了这杯茶
能否守住初心
能否回眸时光

“绿色的城·绿色的诗”——

清远诗社主办“首届现代诗歌·古典诗词笔会”

10月中旬,广东省清远市清远诗社主办的“清远首届现代诗歌·古典诗词笔会”,以“绿色的城·绿色的诗”为主题进行了生态采风,并围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展开研讨。中新社、《星星》诗刊、国际华人诗歌笔会的代表,以及众多媒体的主编、编辑和诗人、作家共70多人参加活动。

与会者围绕清远诗歌发展、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的关系、生态诗歌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并在笔会期间走访了阳山县、岭背镇、连州、丰阳镇等地,游览自然山水,挖掘古老故事。清远多年来诗歌创作始终保持活跃的状态,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诗歌活动,形成了以生态诗歌为主的创作流派。

(曾新友)

阿贵哥牵着莎腰妹走远
瑶家的长桌上空空荡荡
在海拔八百米的瑶岭之上
一片叶穿过云雾缭绕的封锁
要积攒多少阳光和雨露
才能将清香在体内聚集

来吧,就在此刻
提一把自制茶壶
在大古坳深秋的风中
我和你相依而坐
以茶代酒 互诉乡愁

韩愈在阳山

□ 唐德亮

“饿者何其稠”也
天旱人饥 豪强剥削
身居庙堂的御史韩愈
不愿在民生疾苦面前紧闭双眼
一纸状书 为民请命
被皇帝一脚踢到
千里之外的岭南
“天下之穷处”

阳山何其幸也
韩愈走过的山山水水
从此烙下了韩文公的
深深印记
阳山的花草树木
都沾了大文豪的灵气
阳山的文明 像称架山
有了秀丽挺拔的高度
令人仰之
弥
高

月亮,是一座城的心跳

□ 吴桂芬

还不是夜晚
山顶的风摇着山顶的云
只是

那云不是一朵或是一片
更像是一匹纱
薄如蝉翼的纱
一条条或直或弯的银线
飘着细细的针脚

为一场婚事
一次满月酒
或是规模盛大的盘王节

在云的凝神里
月亮
似乎也变得内敛
她把炯炯的眸子弯成一道晶莹弧线
静静地等待
喜庆的日子

畔水村

□ 黄海风

比如说,夜凉了
手中的书籍有了更多的解释
仿佛台风分娩的阳光雨
农作物是世界的隐喻

一次偶遇,凉 侵入骨髓
有什么事物是可以提前设计好的
在秋分唤醒时
光线提前藏了起来 云慢慢腾腾
畔水村的夜晚
灯火,鸟鸣,稻谷的香气
熟悉和不熟悉的炊烟

窗外的雨
一直下着,下着
直至陷入更深更远的秋

云上瑶家

□ 潘一丹

在云上,瑶家成了主角
澄蓝的天际,隐秘的云朵
瑶家安在了崇山峻岭之上

贴着云的耳朵,离蓝天那么近
仿佛就是天空的孩子

一声鸟鸣
惊动了山谷的清幽
展开了我内心的翅膀
走进山野,冬意弥深
野菊花
恰是从骨子流出来的颜色
一粒一粒从不声张

风挂落了日子的一些颜色
我的影子立在阳光的山间
梯田热闹地黄了
有多少土色柔情与我
其实,我也是大山的孩子

深深的眷恋

□ 许明才

因为不愿离你而去
索性把证件留在这里
留在这片丰腴的土地
这分明是天意啊
让我把信物无意中留给你
让我从此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也许你偷偷珍藏了我的证件
为的是让我的思念生根
让思念在彼此的生活永恒
分别总也无言
今年冬季最美的诗篇
想必是校园那排银杏树下的无限眷恋……

月还是那一轮月

□ 陈静

月还是那一轮月
江还是那一条江
只是自那一位被贬的文豪
来过
翻越过的秦汉古道
有了风骨

山民得到教化
南蛮子
也懂得了
知书达理 诗礼传家

洞冠树上的梨
有了月光如水的清甜
蒲芦洲的柚子
散发着月亮的清香
人们的心里
多了一份美丽乡村的
鸢飞鱼跃

在瑶山茶联 遇见一朵白云

□ 汤惠群

我走 它也走
我停 它也停
我转过一座山坳 它也转过一座山坳

一丝丝的白 在遥不可及的蓝天
一群跳天鹅舞的少女
一荏苒吃草的羊
一颗颗软软甜甜的棉花糖

我跟它合影 我把风吻抛给它
小鸟也来凑热闹
密密的树枝踮起了脚根
树叶也要挤进来

一声鸡啼
在这里百转 迂回

九牛洞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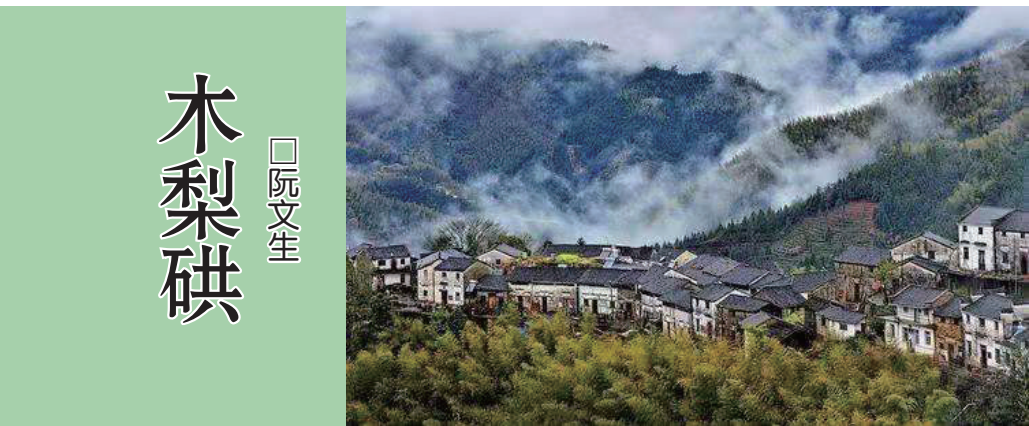
□ 冯春华

水等待牛的光临
九牛洞的早晨
恍惚都在飘远

木屋外的水 正陪着我想你
在徒步中
把一个生态民俗原创为一首多情小诗
来吧一起读水
把九牛洞读成叙事诗的某些章节
回肠荡气

清新 偷听我的心跳
你也来读我们吧 九牛洞的水
读两个人坐在水边的宁静
把两个人的经历
铭刻成PPT
在有水的地方反复影播

二十年后
就算我们都老了 爱情如水
我们仍然在帮九牛洞
年轻



一座比一座高的山,拥挤着。树、竹子,站得满满的,一点空余都没了。满目青翠搭乘着大山,往更远的地方去吗?五十几户人家,找到一道山脊,分三层把村庄码了。这么说的时侯,几百年的时光就像山风,顺着沟壑飘远了。寻找的过程没了。那里的艰辛和来头多被大山深埋。不过,木梨砢建于明万历十五年的字样,在方志留下。徽州许多村子,哪怕孤独得像座山峰,凭着文字和石头,还是将根基留下了。

在杉木垒成的道路里往上爬,我晓得了这里的难度,用慢和停歇缓缓缓解是个法子。绿荫是普遍的,阳光里的热度降了下来,汗水里的间隔被空疏了好些。站了好久的墙都阴暗了,徽州就是这样子,一个调子在溪边流淌,也可以在一个高岗上汇荡。我伸头朝屋里望望,凳子、锅灶,简单明了,地下浓黑得像夜晚。一堆玉米是金黄的。窄窄的石板接过来,北边成了背景,阳光正面正像地到了坐北朝南的堂前,桌子茶几茶杯明明朗朗,还有地板,那种老式的灰白的铺排,又结实又爽净还有很好的弹性。应该说,生活在这里被容纳得井井有条。阳光之下,一排腊肉腿子的香气在空中飘散。山里的富足被浓墨重彩了,徽州特色就淡不了。

石头和泥土是金贵的。能收拢点,就不外扬。一切紧凑起来。回头望望,黑瓦灰墙小小地往里瘪了瘪,其实就是留下一个收腹挺胸的动作。半空里的弧度,把内里的劲道和盘托出。这里木头使用得非常频繁。木头拼接得平阔,延续了屋前的景象,大大改善了窄小和虚空,脚步和心态放松了。亭子和伞在平台上竖着。可以坐下来玩手机、看山,看眼前或很远的绿,互相挨着、推着、热闹着。早些时候的笋子,在打探路径。它们用枯萎和顽强,挺括了前赴后继,它们用沉寂摇动了十万大山里的竹海林海涛。

一只芦花母鸡从空屋场里转出来,一点不害怕陌生人。面前一棵野菜,叶子叠满皱褶,矮胖的样子和母鸡有点门当户对。对面的山坡上,深藏着鸭板芹、芝麻菜、七叶一支花、紫花地丁,发红的苜蓿缨子在摇曳。稀里哗啦的泉水在竹片里紧跑快赶,掬一捧,清凉到手了。可是母鸡到达不了那里,深壑隔绝的屋场出现一棵野菜,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景象。瞧,母鸡不急不慌地过来了,这事就有了更大的范围。它啄住菜叶,冠子更红了。咔嚓一下,撕碎的声音,还没听明白,一块叶片就在尖喙里不见了。

棕红的马被拴在一个高高的平台。四匹马刚驮东西回来,尾巴甩动着,体味有些浓烈。100斤水泥挑到木梨砢,可得25块钱。挑担子的老汉对我说。马可以让运费降下来,也让东西来得快些。一条石板路嵌进山腰,有的石面还刻着姓名。难道它们像马一样有主人吗?的确,石板路和马一样在山上转折着、担当着、上升着。20多里外的祖源,木梨砢的田地散落在那边,都好多年了。种子和肥料得送过去,谷物和收成才能驮回来。是马和石板路,跨过了软塌的泥草和时光。

木梨砢有个年轻人叫詹卫亮,大学毕业后在合肥一家公司做事。许多人都来木梨砢玩,父母不会电脑,他干脆回家了,重新定位工作——在网上发布信息,搞起了民宿。现在一个月能有二三百人来家里吃住。他和妻子父母一起搞接待。他把自己的睡铺吊在堂前,客人多了,他就睡那里。

党的富民政策有许多实招。拿木梨砢来说吧,村村通的水泥路,让汽车停在了一个不小的车场。村里的汽车和詹卫亮的摩托都搁那里。其实,留个十几分钟爬爬山,淌淌汗,在大自然里顺留顺留也蛮好的。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位于鄂西山区,上截巫山云雨,下启西陵峡口,长江横贯,神女峰千年守候,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巴东县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50.5%。2014年,有118个建档立卡贫困村,18万贫困人口。2020年4月21日,巴东县被批准退出贫困县。我第一次去巴东,就是去采访扶贫。

2020年7月26日,大雨滂沱。我和国网湖北巴东县供电公司的扶贫办主任田恒念抵达水布垭镇麻石坪村,这是该公司的对口扶贫村。村委会是个四合院,由作废的村小学改建而成。厨房里一桌丰盛的土家菜热气腾腾。吃饭时,才发现是一大家子,除了三位在家的扶贫“尖刀班”同志,还有国家扶贫检查组的同志、村干部。澄明的阳光照耀宁静的村庄,却并无一丝暑热。这里海拔900米,温润凉爽。操场边的南瓜躲在浓密的阔叶里,嫩长的豆角和肥胖的黄瓜爬在周边易地搬迁的新屋顶上。

第二天,向传漳开车,把我带到6组的陈柳珍家。以山头为背,前面是一栋蓝机瓦、水泥墙的平房。中间是橙红木厢房大门。向传漳负责包麻石坪村6组。走访时向传漳发现10岁的杨萧辉和奶奶同睡一张床,便通过政策增建了两个房间,小男孩终于有了独立卧室。我们一进门,向传漳便让父亲要男孩把房门打开,不要锁着,一定要通风。果然连着正屋的新房打开后一股霉味扑鼻,令人窒息。而里面正是杨萧辉的卧室。这两间房的资金有危房改建1.157万元,国家电网解困资金5000元,企业家苏云甫捐赠4000元。室内电路电线和灯具全部免费更换。村干部组织人力,近一个月建成验收。

陈柳珍包着旧毛巾头帕,只记得自己是辛卯年生。老伴甲申年生,年轻时从一辆装着几千斤包谷的车上摔下来摔成二级伤残,年龄大后耳聋也是二级残疾。屋子是厚实的板壁,人和屋子全蒙着一层烟熏火燎的痕迹。

向传漳教育正吃早饭的杨萧辉,客人来了要懂礼貌,不能只顾自己吃饭,闷着不理人。杨萧辉做起作业来了,向传漳静立身后观察,叮嘱孩子把字写端正。

向传漳着急的可不是这些,是不识字的陈柳珍强行把杨萧辉要在身边。他不忍心一个好苗子就这样毁掉。三年前,陈柳珍唯一的儿子在外打工,得病去世,媳妇带小女儿改嫁杨家侄子。媳妇曾想带走杨萧辉,可陈柳珍坚决不放。向传漳就为此事把杨家的门槛都踏平了。

既是这样,我们便对陈柳珍做起了思想工作。一番推心置腹的劝解,陈柳珍竟同意把孙子交给她妈。我们决定现场办公,督促陈柳珍放下农活儿,随我们去孙子的妈妈家。他们两家离得不远,山坡一下一上转弯即到。

杨萧辉的妈妈见是扶贫干部向传漳,便让我们进了偏屋,又见陈柳珍也随行在后,顿时嘴巴嘟得老高,满脸不悦。她始终不看她前婆婆。向传漳和我热情招呼,陈柳珍难为情地坐下。这个约摸30岁的女子,长得高大白净,声音略见沙哑,武汉黄陂人。打工时认识了前夫。前夫去世后,她嫁给了前夫的堂弟,又生了一个女儿,2岁多。她带着孩子在老家留守,



丈夫在外打工。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杨萧辉的妈妈竟坚决不同意接受儿子。她说原来要带走大儿子,老的拼命不给,还来家把她头打出了血。经过一番利益攸关的劝导,女子总算松了口气,同意年底让扶贫干部和村干部作证,丈夫若同意,双方还得签合同。陈柳珍和杨萧辉的妈妈一老一少将我们送到山坡下,各自向我们挥手告别。愉快的歌儿在包谷林立的山坡里响起来。我明白这个大男孩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而被老乡亲们亲切地称“王同志”的王国洲,与向传漳同龄。2018年3月14日作为脱贫攻坚“尖刀班”队员来这里驻村

扶贫。王国洲告诉我,公司包村,“尖刀班”队员包组,帮扶干部包户。他负责包3组,工作中有“三必到”:红白喜事问候必到、矛盾纠纷调解必到、家庭发生变故资助必到。王国洲毕业于恩施工校机电专业,1995年参加工作,第一份工作是白磷岩水电站干部。

60多岁的谭月翠有句话特别感动我。她说,王同志对我家老二真是比亲爹还亲!这老二叫杨仕军。

55岁的杨仕军蓬头垢面,黑面孔,披头士。除了与老父亲在偏屋里做饭吃,晚上都在大哥家的猪圈隔层睡觉。大哥给他两间正屋,他坚决不要。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个疯子。2019年8月,村支委和“尖刀班”按政策,在麻石坪村大坡四期安置点给了他们一套50平米的新房。他父亲高高兴兴搬进新家,可杨仕军死活不搬,坚守猪圈不走。

王国洲向周围人打听,发现杨仕军对人没有攻击性,没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也从来没停止过劳动。杨仕军读过初中,学习成绩排一二名。他的活动半径永远是大哥的猪圈和家门口的责任田。其他地方别想让他跨出半步。王国洲说:杨仕军有他的生活美学,我们不能用常人的眼光去审视他,他有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我建议在原地为重建一间房。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队伍里,一个都不能少。

国家危房改造政策补贴2.4万元,地方统筹1.25万元,村委会请泥瓦工,程明亮扛房梁,“尖刀班”同心协力,50平米的新房子10天就竣工了。杨仕军依然不愿搬。干部们将猪圈门锁了,把被子搬进新房,连哄带骗才搬了家。杨仕军的父亲住进去三天就去世了。“尖刀班”帮忙办丧事时,过去从来不理人的杨仕军那天主动说:王同志,请坐。

杨仕军新房客厅的屋梁上挂着五六块膘肥体壮的腊肉。杨仕军去年养了两头猪,400多斤,卖了一多半。他会算账。他知道他的存折上每年有国家发的钱。其中,二级智残1800元、低保4380元、村光伏发电站收益给残疾人补贴2000元。

